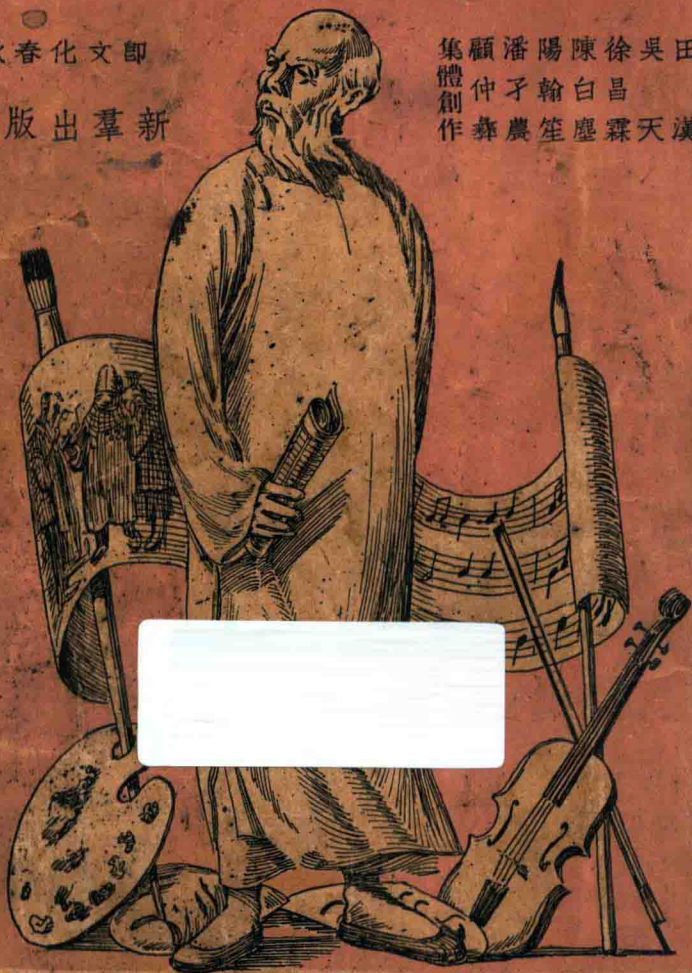


清 流 萬 里

秋春化文即

社版出羣新

集顧潘陽陳徐吳田于
體仲牙翰白昌
創作彝農笙塵霖天漢伶



第一幕

第一場

時：

湘桂戰事失利後一天的上午。

地：

重慶。

景：

江孟羣家之客室，舊式房屋，相當寬敞。左通長媳與幼女之臥室，右通江翁自己的臥室，後面有一門通樓上廚房和後門，另有一排窗，可以望得見南岸的山坡，室內陳設中西

新舊兼有，但井井有條，比較觸目的是一具行軍牀，那是爲次子江尙華回來後暫設的。

窗外，嘉陵江上傳來一陣又一陣船夫們拉繹時的歌唱聲，青年音樂家秦正律正在凝神的傾聽着，江尙華坐在一邊，却在記錄本上記寫什麼的樣子。

秦正律（欣賞地）哦，尙華！你聽這歌聲，多淒厲！多悲壯！這才是真正的勞動者原始的呼聲，真正是從生命中迸發出來的叫喊，你是聽過伏爾加船夫曲的，你覺得這嘉陵江的「船夫曲」怎麼樣？

【江上船夫們的歌唱聲續起】

江尙華（停筆傾聽，也很讚賞地）好得很，你不說我倒沒太注意。

秦正律（得意地）告訴你，我好久想作這麼一隻曲子，今天可得到靈感了。

江尙華 什麼曲子？

秦正律

「時代搖籃曲」。

江尙華

（笑笑）搖籃曲？哈哈，搖籃曲會從船夫們的吼聲裏得到靈感？

秦正律

爲什麼不可以？你這位大工程師，只曉得修橋補路，咱們這一套，我敢說：你簡直是外行。

江尙華

（不服）好，就算我外行，可我得提醒你，敵人已經快要打到貴陽來了，你還在寫搖籃曲，你嫌大家還睡得不夠。我看你倒是趕快作幾隻保衛大貴州，保衛大四川的曲子吧。

秦正律

那還用得着你來說。不過照往常的經驗，我們一說保衛那裏，那裏就準丟。記不記得我們唱保衛大武漢，保衛大湖南？於今又說保衛大貴州大四川，假使再把貴州，四川也給丟了，可怎麼辦？是啊。不過照我看，也許真把貴州四川也給丟了，倒也有了辦法了。

江尙華

秦正律

那爲什麼？

江尙華

你想中國抗戰七年，內部的鬼把戲越抗越多，還不是因為大家總覺得中國還大，還有退步？一旦真抗到了喜馬拉雅山，恐怕就要真正開始死心踏地幹一下子了。

秦正律

哈哈，你這話也對。

【廚房裏突然飄進來了一陣肉香】

秦正律

（鼻子嗅了一嗅，饒涎欲滴地）哦，這東西好香啊。（忽然——

驚喜地）告訴我，尙華！你們什麼時候買到豬肉了的？

江尙華

我們那能買得起豬肉啊！那是我爸爸的一個學生送的。

秦正律

他從什麼地方搞來的？

江尙華

不知道。

秦正律

（一聲長嘆）哎呀，自從統制豬肉政策實行以來，兄弟可真是「三月不知肉味」了。

江尙華

我很同情你。別人三月不知肉味，倒還熬得過去，咱們的「大食

國王」齋戒三月可就等於身受苦刑了！

秦正律 統制豬肉這一反動政策真不知是那個龜兒搞起來的，要是被我查出來了，我一定要把他押到和尚廟裏關一輩子。

江尙華 我贊成！

秦正律 你光贊成還完不了事。不瞞你說，這些日子有錢也買不到肉。何況我老是袋兒空空。因此，今天的盛宴，可不能少我這位貴賓。那當然。

【哇的一聲，秦正律的孩子在樓上哭起來了】

秦正律 我得上樓抱孩子去了。別忘記對江師母說，我今天要到你們府上來打牙祭。

【秦正律折轉身奔上樓去了】

【江老太太卻從內室裏走了出來】

江老太 （憂心地）尙華，今天外邊可有什麼消息？

江尚華 媽！消息有，可不好得很！

江老太 （一驚）哦！怎麼不好？

江尚華 聽說敵人已經打到獨山了！

江老太 敵人已經打到了獨山？

江尚華 唔。

江老太 萬一貴陽失守，那重慶可也要發生危險？

江尚華 那可難說得很。

江老太 唉，要是重慶也有了危險，我們還能上哪兒去啦！我人老了，氣力也沒有了，從上海逃到四川一路上苦頭也吃夠了。再加上這幾年來清苦的日子，就連我這幾根剩下來的老骨頭也都快熬乾了！我哪兒還有氣力來逃難呢！萬一敵人真的打來了，這次，我就甯肯死，不肯逃！

江尚華 不過敵人隔重慶還遠得很呢，您也不要太担心了。

江老太

我最擔心的倒還是你嫂嫂。可憐！自從去年你哥哥失蹤以後，她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這幾天來她神情是更加恍惚了。昨天晚上，我彷彿還聽到她在床上偷偷的哭呢！（憂心如搗地）萬一敵人真的打進四川來了，她的身體又不好，你哥哥又是生死不明，你叫她可怎麼辦？

江尚華

（連忙安慰）媽！您請放心！到了那時候，我們自然會有辦法的。

江老太

（叮囑地）所以，你要留心，你剛才聽來的壞消息千萬別讓她知道。要是讓她知道了，準有幾晚上會睡不着覺，你千萬記着！千萬記着！

【這時石霞忽然出現在門旁邊，她瘦弱的身影，慢慢的走進了客室中來】

石霞

媽！今天是禮拜，峯兒怎麼還沒有回來呀？

江老太 我想總快了吧。

石霞 (向窗外看了一眼，憂鬱地) 窗外好大的霧啊！

江尙華 這就是重慶呀，嫂嫂！

石霞 (點了點頭) 是的，這就是重慶！這就是我們的霧都！

江老太 (關心地) 今天你的身體怎麼樣，比昨天好點了吧？

石霞 沒有什麼，就是心裏悶得很。

江老太 要不要叫尙華給你去買點藥吃？

石霞 不！

江尙華 我看嫂嫂還是多休息休息的好。

石霞 已經休息得夠了，(忽然——) 二弟！我要你打聽你哥哥的消息，這兩天可打聽到什麼沒有？

江尙華 有是有的，可總不大實在。

石霞 (憂疑地) 人該話着吧？

江尙華（裝得很肯定）那當然。

石霞（神馳地）唉，我昨晚可還夢着他呀！（忙又改口）啊，不！我沒有夢見她，我只髣髴聽見他的聲音！

江老太（奇怪地）哦，你究竟做了一個怎麼樣的夢呀？快點告訴我！我倒要聽聽。

石霞（依然很神往地）我也記不大清楚了，髣髴是在一座沒有人跡的

荒山裏，我一個人在那陰森森的樹林子裏走着，走着，走了一陣，我忽然聽到他在我的身旁叫我，我一驚，折轉身一看，却什麼都沒有，我正在奇怪，可他的聲音又在前面叫起我來了，我跟着他的聲音追了過去，追呀追呀，追了好半天，却還是看不見他的身影，後來我追到了一座懸崖邊，奇怪，他叫我的聲音却從又深又黑的崖底下叫了上來，那時候，我也顧不得死活了，我捨身一跳想跳下崖去找他，却沒想到我這一跳却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江老太 這倒是一個奇怪的夢！

江尙華 嫂嫂！那完全是你的心理作用。

石 霞 也許是吧，不過，說來也叫人傷心，爲什麼竟連在夢中我也看不見他呢！

江尙華 （不經心地）那本來就是一個夢呀，嫂嫂！

石 霞 （彷彿受了一下刺激，感傷地）唉，是的，我一起起你哥哥……

我和他才真是一場夢啊！

【片刻的沉默】

【穿着一件華貴大衣的江尙菁小姐，却從外邊飛進門來了，她的身後跟隨着一位青年記者陸友諒】

江尙菁 （驚慌地）媽！外邊的情形不好得很呀！你們都知道了嗎？

江老太 （望了望石霞，連忙止之）你這樣驚驚慌慌的幹什麼？別胡說！

江尙菁 （不解，更驚急地）真的不好呀！爸爸呢？

陸友諒（也忙問）江老還沒有回來？

江尙華 沒有。

江尙菁

（同時急問）他上哪兒去了？

陸友諒

江尙華 他一會兒就會回來的，（對友諒）你有什麼事要找他？

陸友諒 事兒多着呢，回頭再說。

石 霞（關切的問）你們在外邊究竟聽到了什麼不好的消息？菁妹！你

快點說呀！

江尙菁 聽說敵人已經佔領了馬場坪，貴陽都快要失守了！你們真還不知

道？

石 霞（大驚）哦，可是真的？

江尙菁 怎麼不真呢！

江尙華（急止之）菁妹！請你別要亂說好不好？

江尚菁

（她不懂得尚華阻止她的意思，索性滔滔不絕的說起來）哎呀！

你們怎麼還在鼓裏啊！我們劇團住的那家房東今天一早起來就在收拾東西，聽說一兩天內就要準備回敝府去了！我們剛才從馬路上來，看見大街小巷成羣結隊的人，都在驚驚慌慌的到處打聽消息，兩路口車站和七星崗車站堆滿了行李，也擠滿了人，聽說朝天門的木船都被人包完了呢！怎麼你們還一點都不曉得！

江尚華

友諒！尚菁的話，可是真的？

陸友諒

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江尚菁

（佯怒）什麼？莫非我的話還會有一半是假的？

陸友諒

（一笑）至少有一半，還未經官方證實。

江尚菁

（罵）滑頭！

江尚華

不過，局面確是很嚴重。

江老太

局面要是真很嚴重，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好逃呀？

陸友諒 師母！那就恐怕只有逃到西北的沙漠裏去喝乾風了！

江老太

石霞

（一聲長嘆）唉！

【上官文捧着一束鮮花奔了進來】

上官文

（他第一眼就看見尙菁）尙菁！我到劇團裏去看你，才知道你回了家，來！（剛欲獻花，却瞧見了友諒，幸而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把花拋到身後的台子上去了）啊，友諒！你也來了。（轉對江老太和石霞）師母嫂子都好，尙華，你也沒有出去？好極了，好極了，我來得真好極了！

江尙菁

（不大高興）你來幹嘛？

上官文

（有點窘）我嗎？噯，……沒有重要的事我是不會來的。

陸友諒

（諷刺地）老兄是不是來報告重要的商情。

上官文

商情，素來不知，不過我要報告的却是重要的軍情和政情。

陸友諒 請說吧。

江尚書 他只會吹牛，你們別信他的。

上官文 信不信由你，（忽然想起，轉對陸）不過友諒，你是有聞必錄的大記者，我倒先要向你聲明，你可不能來我一手，給我一個「明兒報上見」。

陸友諒 你說吧。

上官文 我這消息的來源是千真萬確的，最最機密，Top secret，你要發表了出去，我的腦袋搬了家不要緊，當心你們的報館也要封門！（不耐）請你少賣點關子吧，我們報館還不定要不要你的消息哩。

陸友諒 （像煞有介事低聲地）你們可知道，政府決定最近又要遷都！

江老太
石 霞 （同聲急問）哦，遷到什麼地方？

上官文 一說蘭州，一說雅安。地點在勘查中，可是遷大約是遷定了。

江尚華 爲什麼要遷？

上官文 (油腔滑調地) 你問得正確，問得 Absolutely 正確。你們想：四

川乃天府之國，這兒住着不舒服，爲什麼要遷到雅安去吃毛牛，到蘭州去喝西北風？告訴你「余豈好遷哉，余不得已也！」（精神抖擻指手劃腳）你們聽說沒有？敵人將分兵三路來攻四川：第一路從湘鄂西經酉、秀、黔、彭踏過涪州直取重慶，這就是三國時候張飛入川所走的路；第二路繞過貴陽佔領遵義，再折而切斷川滇公路進佔瀘州，這就是太平天國石達開所走的路；第三路從南陽經漢中跨入川中盆地，進一步將成都佔領，這就是當年鄧艾自陰平入蜀的道路。萬一敵人的軍事企圖實現，試問：我們政府如不早點搬開，那不就等於在這裏坐以待斃？這是智者所不爲的。（不信）錯是不錯。不過雅安蘭州都還太近了，最聰明的辦法是遷都美國。

石 霞 別開玩笑。你可還聽到什麼沒有？

上官文 有，當然還有，你們可知道嗎？聽說四川人正在準備要對付我們這些「腳底下」人呀！萬一敵人一來，你我這些下江佬，恐怕一個都跑不掉。

江尙華 這更是造謠！

上官文 我在造謠！哼，你們沒有看見那幾位四川籍的作家這幾天才吃香呢，幾幾乎所有的人都去走他們的門路，好像一挨上了他們，就可以保險的樣子。

陸友諒 那你打算怎樣？

上官文 沒有打算。（轉對老太太關心地）不過，江師母！依我的意思你們倒得準備準備。

江老太 你叫我準備什麼呀？像我們這樣的家，有什麼好準備的？

上官文 話不能這樣說，當真要逃難的話，細軟的東西可不能不準備一